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

鄧都禹縣視察記

高頤鑑



高顯鑑著

酆都萬縣視察記

四川禁煙總局編纂組發行

目錄

一・視察的動機

二・豐都產場

三・在萬州

四・尾聲

一．視察的動機

四川的禁煙工作，近二三十年來，沒有一天間歇過，在民初政治統一時代，固然進行，在分割防區各軍作主的時候，猶然廣續辦理，到目前止，一般人談到禁煙，都覺得頭痛，都認為禁政黑化，難期補救，其所以這樣的緣故，不能不歸咎於過去辦理的失策，所謂寓禁於征的意義，是沒有多少人能夠了解的，全把「征」字代替了「禁」字，本來是以禁為目的，以征為手段的，反過來，却以「征」為目的，以「禁」為手段了，以致於敗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倒也不能單獨的責備某個人、僅僅詛咒某一時期，而是二三十年的歷史所造成的。

著者對於禁政，一點沒有經驗，也絲毫不感興趣，此次謬膺重任，完全沒有想到。當初奉命的時候，即經迭次堅辭不就，劉主席既責以公義，復感以私誼，以故勉強担任下來，自己知道力量不夠，同時又看到禁政百孔千瘡，補救艱難，在這就職的三

個月當中，仍是繼續電請劉主席揀派幹員接替，以免有所貽誤，不久必可達到目的。可是從另一方面說，既然自己還沒有離開，就絕對不應當存着五日京兆的心理，在職一天，要盡一天的力量，才對得住國家，對得住社會，竭自己所知去努力進行，只要果然稍有設計，略具基礎，已經感到非常愉快，對於以後繼辦者的看法如何，是不當在顧慮之內的，因此在就事以後的三個月當中，集合若干富有經驗人士，縝密研討，結論以爲從政策上說，過去以禁爲征既是錯誤的，那末就應該倒過來，以征爲手段，以禁爲目的；從辦法上說，要嚴密管理緩禁區種煙縣份的產場，解除農民生活上的痛苦；所以擬定運用合作社的原理來作推行禁政的根本方案。

我們辦理合作社的計劃，全部已經確定，是以禁煙總局聯合省農村合作委員會，農本局及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共同辦理的。不過，計劃雖然擬得詳密，步驟雖然定得週到，究竟實際上是否切合需要，究竟理想與現實能不能調合，都要預先加以攷察，不能貿然從事的。而且我又覺得一個担任行政工作的人，他的對象是民衆，想真正認

國一般情形，是不該深居簡出，應該隨時就其所掌管的範圍，到各地去考察，去了解民衆生活，認識社會疾苦，只是坐在辦公室造卷宗，是沒有用處的。另外還有一個意義，我以爲禁煙誠然是政府工作之一，但要行之有效，必須獲得多數民衆的援助，以及烟民本身的反省，這便是社會事業者所應努力的途徑了，我自己雖然不打算久做煙官，但服務人羣，及從事鄉建工作，是我的素志，所以對於鄉村社會之每一角落及飢餓線下農民的生活狀態，都想親身經歷到。因此三種原因，遂決定先到現在種煙的鄆都，宣漢兩縣去實地視察產場，認識種煙農民的真象，路過萬縣，并擬順便視察當地禁煙辦事處及社會情形。因爲重慶的事務太繁，此行連同旅途所需，共定爲兩個星期，每縣只有一兩天時間。同行人員除禁局秘書劉景源高達聰外，尙有教育學院教授合作專家張國維先生，及農業專家曾慎先生，及教院畢業之陳少模，周景能，聶道鑑，三生，一行八人，同於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夜上民運輸。

二．鄆都產場

民運輸於卅一日晨刻開行，須半日始能到鄆。輪中搭客尙少，甚感靜適，因召集張曾二先生及隨行各員，在艙內聚談，並出鄆都青成烈縣長轉致該縣救濟院長王諍友先生的救濟農民及教育建設大概計劃書，與大家研閱，看他所擬辦法，頗爲切實，彼此皆極讚佩，同行的該縣禁煙管埋處唐普文處長，帶有鄆都全圖，拿出參看，從圖中，知道該縣的地形極錯綜不齊，與石柱夾雜，彼此境內都有插花地；第一二兩區是種煙區域，土地較肥沃，人口密度甚大，三四兩區，現已禁種鴉片，地域遼闊，山勢險峻，居民極少，每里寬至數十里，可見其荒涼狀況，但該縣雖無出產，全年收入，只靠鴉片，而地下的礦物如鉄煤等則極富，可惜無人開採，言下不免慨然。午後二鐘到鄆，下輪由小船渡到岸邊，卽見青縣長率同各機關法團人士，遠來歡迎，自己以爲此次出巡，不過是看看各地情形，以廣見聞，并印證所定的辦法，是否切合實際而已，

並沒有什麼更大的意義，看見他們這樣的盛大歡迎，反使我愧疚。當時與大家見面後，即一路到縣政府去休息。談間，由前述的王諍友先生及鄧都日報社長陳炳勳先生致詞，對於鄧都的現在情形及農民的疾苦，闡述甚詳。他們都以爲種煙農民，目前已經不得了，不止在飢餓綫下謀生活，就是飢餓綫下的生活，亦不可得。種煙固然是一種飲鴆止渴，但此已是就表面說，實際許多農民，飲鴆亦不得止渴，得利益的，還是另一批人，如所謂大小燕客，經紀人及高利貸者等等，他們藉農戶種煙，而獲厚利，所以農民并不一定喜歡種煙，不過爲了償還他們的高利貸，不得不去種煙，而且，假使不種煙之後，鄧邑土壤不好，又去種什麼呢？政府沒有幫助，國家沒有管理，還是沒有辦法。末後他們說閬邑士紳，都已經知道並了解我所擬的合作社的辦法，叫我迅速設法實行，期望非常殷切，並說：「民衆對於政府事務之推行，是否能夠合作，能否了解，必須視主管人員過去歷史所給民衆的印象的好壞而定，今天鄧邑多數人，已經了解四川禁政改組後的根本辦法，希望高局長能夠順適大衆的期望，不顧忌的作下

去，以謀民衆的福利。」等語。我總覺得不敢當，即簡單發表一點此行的意義和目的的談話（詞見二月四日的鄂都日報）。他們頗能明瞭。午後由青縣長陪往全城參觀，大街全修馬路，市容甚爲整齊，并有公園一處，依山臨街，樹木極多。稍憩出國，已滿街燈火，以新裝電燈之故，頗覺燦爛光明，足見地方人士之注意建設。夜宿禁煙管理處。

次日是二十七年的元旦，晨起約同張曾國先生等，同往該縣第一區名山鎮產區調查，因爲要參加十一點鐘的市民慶祝元旦大會，所以不能夠走的太遠。出管理處，即見滿街舖戶，齊換紅對，聯文都是抗敵救國語氣，在舊習慣尙未除盡的今天，鄂都並非大縣，居然有秩序的齊過「新年」，地方官吏士紳，領導得宜，實不多見。我們一行步行約有四五里路遠近，就到名山鎮鄉間了，所看見的一切田畝，都栽滿了鴉片煙苗，現在剛下土不久，只有寸來長，行列整齊，顏色碧綠，與少量蠶豆麥子的苗秧，混在一起，十分美麗，不想這種害人的東西，也有顏面與農作物並列，孰令致之，不禁惘然！作普遍的簡單觀察之後，由當地人領我們到一個農家去，這個農家姓劉，名德

盛，是個佃農，屬於該鎮的五十六保，全家大小五口，種地面積十二石，押佃五十元，現在把他每年的收支，表列在下面：

收入

大春：包穀一石五斗

約值二十元

紅苕二百斤

約值一元

小春：麥子二斗

約值五元

蠶豆一斗

約值二元

鴉片煙土一百廿兩

約值五十元（二十六春鴉片價較高每兩約四角餘以前則僅二三角）

其他

約值六元

合計

約值八十四元

支出

地課

十二元

肥料(糞需二百石)

二十二元五角

長年一人工資

十二元

保甲費

六元

利息(欠賬一百元月息三分)

三十六元

共計

八十九元五角

在第二表支出中，我們沒有列出這五口之家每年的生活費，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據他們告訴我，每年的糧食，就在自己所佃的田地內求得供給，換言之，就是在第一表收入中，所列的賣出各種作物的數量，已經除開自己食用的不計了。所以可以說，他們的收入總計當不止八十多元，同時支出也要增大。至於收穫穀子，全歸田主，佃戶不得染指。

從上面所列收支兩表看起來，這家農戶，收入的八十四元中，鴉片煙值五十元，約佔百分之六十，支出的八十九元五角中，利息為三十六元，約佔百分之三十，我們

於此可以知道，農民因為貪圖大利，所以種煙（種煙實際不能得大利，因為公家每兩出一元一或一元二角收買，農人最高只得四角，全為中間人如大小燕客經紀人等剝削去了，終年辛苦，好了旁人。）而種煙又必須買肥料買種籽，只好借錢，在鄉村裏能借錢給農民的，必是高利貸，所以這家農家每年便有總支出百分之三十付還利息去了，這種奇怪的「財政現象」，是不是會把農民逼到不生不死的境地？另外還去看了一家姓陳的，他們一家只有兩個人，住的是「天子殿」下的殘破草房，出了一元錢的壓佃，租種二三分地，借了五升包穀作為換買肥料之用，這二三分地，種有鴉片，蠶豆，如到今年春天，就可得鴉片五兩蠶豆數升，所值不過二元多一點，而要償還包穀七升（借五升還七升，為時僅五個月，是多大的利！）約值一元多，實得僅一元多，試問這幾個月從二十六年冬天至二十七年春天的生活，怎樣可以維持？所以他們夫婦兩人，全都去割豬草賣錢，或者給人担糞。他們「寢室」的「陳設」，只有一「堆」床，用多量玉麥殼堆起來，中間挖一大洞，白天爬出來，夜裏鑽進去，就算是床，這樣精美的玩意

，恐怕都市中人，所夢想未及罷！

本來還打算再看一兩家的，因為時間不夠，所以便轉回去了。或者以為上面所述的農家，只是一兩家的特殊現象，不能包括全體，但經我們仔細觀察當地情形及聽取地方人士之談述，如果說他們只有大小貧之別，同時又都受高利貸與收買烟土中間人的剝削，當不致太錯。至於農民所述本身情形，容亦有隱瞞與不實的地方，但恐怕也不會相差太遠。總而言之，種煙農民為止渴而飲鴆，結果則毒死渴死，我們應當袖手旁觀嗎？還有一點，該縣並沒有什麼出產，小菜如蘿蔔等都要從重慶運來，因為田地都種了煙，雖間雜種植蠶豆麥子，決不夠全縣消費，更沒有地方去種菜蔬的。

恰好十一點鐘，回到慶祝元旦的大會場，場在公園的下邊，極為寬大，已到會的學生軍隊民衆，約有一萬餘人，學生有穿童子軍服的，有穿普通制服的，大都整齊異常，青縣長讓我講演，我當把抗戰時期後方民衆應當儲備及充實力量的重要，對大家說明，大會約繼續三個鐘頭，所有的人，都靜肅鴉立，終場無譁，精神極好，可見組

織有方。青縣長并告訴我說，所謂擴大會議，必要真正擴大，無論如何要便全城的人，除每家留一人看家外，都來參加，短期必定做到，青縣長新從古蘭調來的，過去數任縣長，幹練有爲，極著成績，所說決非誇大，我深以爲然，並勉其多方努力。會散後，由青縣長偕同參觀公園內的圖書館，該館名平都圖書館——平都是鄧都的舊名，所藏書籍，尙不算少，佈置亦簡單有序，閱覽人數甚多，聽說還要擴充，盼望能夠早日實現。

回管理處稍事休息後，赴縣府應青縣長宴，事先曾經約定各機關法團及地方士紳在飯前料席對於辦理合作社問題，開一會議，經我詳細把辦這件事的動機，方案，及可能預即的前途，當衆說明，費時約一句鐘多。原詞如下：

主席，諸位先生，鄧都這個地方，以前不知經過若干次，只是因爲時間的不許可，和交通的不方便，莫有上岸來過。此次擔任禁政的任務，覺得責任重大，感於紙片工作的不切實際，尤其弊病很大的事業，不是只是釐定些空泛的法則，

行得通的，所以提前抽一些工夫，出來走一走。

到達此地後，承蒙各機關法團首長，聯袂遠到河干歡迎，不敢常得很，而且也深深的感到慚愧。不過昨天諸位先生談話的結果，覺得我所見到的，諸位中已有先我覺察出來，對於我所主張以合作社的方法，管理產場，解除農民痛苦，熱烈的加以同情和贊助，令我很滿意，很高興。但是這件事情，並不簡單，需要詳細研究，好在今天是元旦日，一歲之首，也許大家稍暇，所以不厭繁瑣，特再來談談。

兄弟擔任禁政，不止莫有想到，而且是不敢承認的。所以當劉主席委任之初，便一再呈辭，一般人以為是一種過程，一種手續，本人的意見，實在不是這樣。我們知道，辦理一件事情，目的是在求名求利，是不必說，假定要為事業而作事，則決不單純。昨天本人曾經說過笑話，自己既非煙官，又非煙商，且非煙民，對於「煙」可以說簡直莫有了解，如果要作，必須先得一個輪廓一個概念才行。

隨後甫公迭電邀約去省面談，他的意思：一方面純粹以私交感動，示以大家相處多年，在此非常時期，財政百孔千瘡，而四川出兵的問題，又已發動，萬事縈繞於心，此事即望多多幫忙；在公的方面，甫公以爲禁煙政策必須改更，人事方面，必須變動，而且并未準備其他的人。自己覺得如果曠日持久，遷延不就，則恐反轉誤事，增加甫公煩惱苦悶，所以也必須就職。當下告知甫公說自己無研究無印象，不知怎樣下手，拿不出辦法，甫公說「那裏有禁煙學堂？何處找禁煙專家？你自己去研究一個辦法，我也拿不出辦法來的」。隨後不久，禁煙總會秘書長李子寬先生來渝向本人說「我當初之辦禁政乃至參加全國禁煙總會，馬寅初先生曾云禁煙不是人幹的，好人決不辦禁煙事務，批評得很難受，於是詳細告訴馬先生說：『你的理想不錯，對於一般人批評都很對，我也誠懇接受，但一件事，如果認爲不好幹不能幹不是人幹的，便大家都不幹，如此說來，只有最壞的人才能幹了，請問這件事是不是可以辦得好？所以我們應該抱定『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宗

旨，要真實的在作事上着眼，不可只是批評人，見人就罵，罵得對，自然把人罵倒，但於事何補？罵得不對，反足證明自己認識錯誤。」這是過去對馬先生的話，在今天你幹與不幹，我不加說辭，不過只是站在第三者地位批評人，何若自己來幹一幹？希望你以國家民族及四川前途爲大前題，不要太顧忌了。」因爲長官的督責和李先生的鼓勵，所以爲所感動，明明白白的跳下火坑，來辦四川的禁政。

至於四川的禁政，何以壞到現在的程度呢？遠因姑且不談，就近因說，二十六年七月底，利濟安記及禁局憑單，一概不兌現，利濟安記，完全陷於停滯狀態，政府便負了二千多萬元的債務，而每年全省二千四百萬元的禁煙收入，也隨着動搖，合計起來，在預算上的差額便達到四千多萬元，這是四川財政的二分之一，不但財政破產，金融紊亂，同時利濟安記的持票人，異常普遍，有私人，有財團，有發到軍隊去的，各方皆受影響，重慶市的銀行，也有一兩家有倒閉的可能。本人妙手空空，不但莫有揣來四千多萬元，而且莫有辦法，無從下手。只是從